

张桂梅老师荣获“七一勋章”(四)

可以就这样过下去，「烤洋芋就烤洋芋，跟着太阳走就跟着太阳走，反正也饿不死」。

从年幼到后来成家，张桂梅的生活还算富足，直到进了大山，她第一次切实地接触到贫穷，接触到女性身上的悲剧，她也是迷茫和困惑的，「我想不出来一条出路，我想了很久很久，不知道到底怎么办。」最初，她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，让班里的五十多个孩子都不辍学。

「把这些地方从穷坑里拔出来我是做不到了，但是我想救她们啊。我想让这些山里的女孩子读书、见世面。看看为什么别人那样，你自己却这样？」家访的时候，她会问家有多少人，有多少亩地，有多少花椒，是否挂果了，掀掀锅盖看看里面煮的是什，去摸摸床上的被子，就知道家境如何了。

「那是现实情况让我办的（女高），并不是我非常先知

先觉的，并不是。」11月，在她的办公室里，张桂梅提起往事，依旧有些激动，会用手轻轻推身边人的胳膊，拍拍旁人的大腿。她的办公室位于两间高三教室的中间，方便她巡逻，女孩们的读书声隐隐传来。她也承认，这种投入和回馈，让她找到了一种新的精神寄托。

支撑

张桂梅初来华坪那几年，和喜洲一中的一位杨老师经常通信。那时候，张桂梅的名声渐起，杨老师写信告诉她，喜洲一中有了一些议论，觉得张桂梅那样活着没有意思。没有家庭，不能完整地过日子，放弃了世俗的快乐，那么拼命，把老师和学生都折磨成那样。杨老师记得，她没有生气，只是回信说，人活着，反正要做点事情。

每次到昆明开会，张桂梅一定要当日来回，女高的清晨被她的喇叭声划破，夜晚，再用喇叭声结

束。要是哪天听不到喇叭声，女孩们总会探头探脑地问，老大呢？在女高三年，殷鉴常常听到张桂梅说的一句话是，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舞台。但女孩们进了大学，有了舞台，张桂梅几乎再不和她们联系，「老惦记人家干嘛，她出去放飞，放飞就行了」。

跟着张桂梅看多了山里酗酒的父亲、愚昧的母亲、女孩们被安排好地早早嫁人的生活，殷鉴觉得，如今她们能过上平常的生活已经足够珍贵。很多当年的女高学生们都成家了，他经常能在朋友圈看到她们晒孩子、聚餐，以及回老家的时候拍山里的风景。那些风景对于她们已经有了不同的意味，不再是贫穷、被困住的生活，「因为她自己走得高了」。

而张桂梅急剧地衰老了。2018年，几种病凑在一起发作，她被送进了医院，那之后，她瘦了二十多斤，衣服变得空空荡荡。如今起床，她会留下一床凌乱的被子，以便夜晚能顺势再躺进去——她已经没有力气扯开叠得整齐被子。离开女高回北京后，殷鉴给她打电话，她说，前几天差点人就没了。他听着揪心，后来打电话给她，都需要下半天决心。

这两年，王秀丽感觉张桂梅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从

前，女孩如果在学校不听话，她家访时会当着父母的面训斥：我们都供你读书了，你还如何如何。但现在，她只是会说，姑娘，你要好好读书，要不然对不起那些帮助我们的人。「当一个人开始温柔地对待她周围的人和事的时候，她就是老了。」

张桂梅身边的人说，她似乎只剩一口气撑着。人人都知道，她想让女高的孩子考上清华北大。每次课间操期间，她让高一高二的学生齐声大喊：学姐加油！加油上清华！加油上北大！「我的学校要是能出一个清华、北大的就好了。」她最常说这话，没事她就拉着王秀丽观察她的女孩子们，「你看我这些孩子，胖嘟嘟的，是不是看着很好嘛……我的学生里到底哪一个清华、北大的啊……」

「我看啊，哪一个都不是。」杨文华又来泼冷水了。他的班里出过云南省第一名，培养过清华、北大的学生，知道高考每个科目应该不得低于多少分，「但张老师一点概念都没有」。

有一回，张桂梅犯心脏病，趴在柱子上动不了，一个女孩走过来拍拍她，不说送她去医院，只是说，别着急，我给你考清华，就走了。女孩把课本背了五六遍，最终上了浙大，那是张桂梅离清华、

北大最近的一次了，她也知道，孩子们都是在硬考，「累个半死」。

还有一回，张桂梅花了几万块钱请了一位名师来讲课，对方不带课本，公式一个套一个，从高一套到高三，高三再套回来，「哗啦啦讲完了，我们全部傻了」。张红琼教地理，女孩们高中入学了，问她们美国在哪儿，都指不出来。女孩们努力了，考了个20分，也急，也哭，老师们不敢骂，只能安慰。那个上浙大的女孩，书背到第四遍的时候，她告诉了张桂梅，张桂梅说，那再背一遍好了，咱再多考一分，也许就上清华了。

每一年高考成绩出来，都让张桂梅失望。但殷鉴说，「我们又觉得也挺好，那要是真有了，她可能当时就……因为她现在的这个身体，真的靠这个作为精神的支撑。」

早上5点15分醒来，张桂梅每天都在想，不干了不干了，明天就不干了。每天成把成把地吃着药，也止不住地疼。下床感到非常艰难，腿落地就像针刺一样。但她又想起来她的清华北大，「六十多岁了，不想彻底治病了，这点余光我放着就行了，继续追逐我的梦想」。

作者：戴敏洁

来源：《人物》
微信公众号



正在冲刺学习的女高学生们